

東方文庫續編

婦女風俗史話

王李雲聖
編主五五

商務印書館發行

387
4448

中華民國二十三年四月
三月初版

(二一七七四)

東方文庫續編
婦女風俗史話一冊

每冊定價大洋壹角

外埠酌加運費匯費

主編者

王雲 聖五

發行人

王雲 河南路五

印刷所

商務印書館 河南路

發行所

商務印書館 上海及各埠

版 翻
權 印
所 必
有 究

婦女風俗史話

目次

黛史·····	黃華節(一)
合 登·····	黃華節(一四)
撒 帳·····	黃華節(二八)
戒指的來歷·····	黃華節(四三)
貞操帶之研究·····	華 君(五九)
染指甲的藝術·····	黃華節(六九)

黛史

黃華節

黛是修眉的妝飾品，這是誰都知道的；眉與黛自來就黏結在一起，而稱爲「眉黛」或「黛眉」，甚且逕直簡稱爲黛，而黛便成了眉的代名詞，則兩者的關係之不可分析可知。故此黛史卽是眉史，修眉藝術發生之日，卽人類開始用黛之時。試看眉史的開篇，卽有黛字的形跡。作者前修眉史，已經考定修眉的藝術發源於先秦時代，至戰國時的文獻，已有很明確的記載。黛之用亦始於此時，及戰國而益著。楚辭「粉白黛黑，施芳澤只」，韓非子「用脂澤粉黛，則倍其初」，戰國策「鄭周之女，粉白黛黑，非知而見之者以爲神」，這都是戰國時婦女競用黛以修眉的明證。

那麼，我們的問題便不在黛之用始自何時，而在乎黛是什麼東西？牠的質料，牠的顏色是什麼？這個問題，我們在字書上也不難得到簡明的解答。《說文》云：「黛作騰，畫眉也；」據此知「黛」又叫作「騰」。但是許慎還沒有說明黛到底是什麼。與許叔重同時代的經師服虔，說得較清楚，通俗文云：「染青石謂之點黛。」這樣看起來，黛又作騰（也許這是牠的原名）是一種礦質，漢人叫做「青石」；從「青石」的命名，可以推斷黛的顏色是「青」的。然而古之所謂青，與今人所理解的會的不同。牠是一種元色，包括藍、蒼、綠、翠等深淺的濃度，故有時又逕直稱這種顏色為「玄色」或「元色」；例如蒼天叫做「玄天」，海洋叫作「玄溟」。黛的色澤也是一樣的含渾不分明，有時指其蔚藍，有時言其蒼翠，有時逕直呼為「黛綠」，「黛黑」，也有時指黛為玄，因改稱「黛眉」曰「玄眉」，如曹子建七啓有「玄眉弛兮鉛筆落。」

關於黛的色彩，此刻暫且擱過一邊，讓我們先弄清黛到底是一種什麼東西。剛纔說過黛是一種礦質的石，漢時謂之「青石」，但較普通的名稱，卻叫做「石黛」，這個名稱從六朝至唐，最爲盛行。今姑就文學上找出幾個顯明的例證。徐陵玉臺新詠序上「南都石黛，最發雙蛾；北地臙支，偏開兩靨」這句名句，是大家念熟了的。張謂觀妓詩也有「殘妝添石黛，豔舞落金鈿」的句子。足見唐以前皆稱黛爲「石黛」，而黛之爲石質，也從此得到證明。

可是，石怎麼能够拿來畫，染，或點呢？殊不知這種石工不同於別種剛硬的石，牠的凝結是鬆脆的，故可用來點染描畫。這種礦石在礦物學上屬於「石墨」一類。按「石墨」一名，宋明間的典籍上已經有之，不是西洋的礦物學介紹到中國纔有的。楊升菴（慎）在所著的譚苑醍醐上說：「山海經：『女牀之山，其陰多石涅。』孝經援神契曰：『王者德至山陵而墨丹出。』」注：「丹者別是彩名，亦猶青白

黃皆云丹也，』『石涅』『墨丹』即今之『石墨』也，一名『畫眉石。』上古書用漆書，中古用石墨，後世用烟墨。」據這一段話看來，中國人很早就發見「石墨」這種礦物，但古人卻不叫作石墨，而叫作「石涅」，指其能「涅」（染）也；又叫做「墨丹。」按古時凡粉質的顏料都叫做「丹」，不專指紅色的丹而言，故黑色的顏料也叫做「墨丹。」不論叫「石涅」也好，叫「墨丹」也好，總是山嶺的產物，換言之，即是礦物。升菴說「即今之石墨」，甚是。這是中國的天然墨，在沒有發明烟墨之前，男子用牠來寫字，女子卻用牠來畫眉。故陳繼儒說：「石墨可畫眉」（見太平清話卷下。）又據田藝蘅留青日札說：「今（明代）廣東始興縣溪中出石墨，婦女取以畫眉，名畫眉石。」屠粹忠也有同樣的供證，說：「畫眉石出宛平縣。廣東始興產石墨，可畫眉，亦名此。」（見三才藻異卷九）考畫眉石之出產地，南有廣東始興，北有京兆宛平，都很著名，而京兆所產的畫眉石，因地近帝都，所謂

「近水樓臺先得月」故較爲著名；始興產的盛名，反爲所掩。但京兆畫眉石的產地，卻有兩說，一說是齋堂村，一說是冷泉村後山。前一說見於清人納蘭容若的淥水亭雜識，據云：「齋堂村在（北京）西山之北百餘里，產畫眉石處也。」又一說則現代的北平人皆盛傳之。他們說冷泉村之北有山名「畫眉山」，「北界昌平縣山後，產石黑色，浮質而理膩。此石曾入貢金宮爲畫眉，故山亦名畫眉山云云。總之，石墨爲山間的礦產，質浮理膩，可施於眉，故得「畫眉石」的雅號。惟田藝蘅謂始興的石墨，出自溪中，說頗可疑。根據各家所說石墨的形質和功用，則石墨卽古之所謂石黛，而「石涅」，「墨丹」皆其異名——其實是牠的較古的原名，不過被後起的新名取而代之，古名乃廢而不用罷了。說到這裏，黛的本質到底是什麼，也就不待說而自明了。

石黛之中，有一種最名貴，叫做「螺子黛」。考螺子黛漢魏時已有之，但僅帝

王的後宮佳麗，纔有享用的幸福，一般小百姓是不容易得到的。田藝蘅留青日札，及明張萱疑耀（卷三）俱說「漢給宮人螺子黛」，未審何所據而云然，而且此所謂漢，也不知指的是西漢抑或東漢。據漢書，僅云：「明帝宮人拂青黛蛾眉。」又田縞中華古今注（卷中）也只說：「魏武帝詔官人……作白妝青黛眉」，都沒有說明是否「螺子黛」，因此漢魏時代有沒有「螺子黛」這種東西，是很可疑的。到六朝之世，仍然以「南都石黛」為最有名，似乎「螺子黛」尚未為當時所知。也許有人會根據宋起居注的「河西王沮渠蒙遜獻青雀頭黛百片」一言，而斷定南朝之初，已有螺子黛。固然，「青雀頭黛」與「螺子黛」名色上確很相類，更參證「隋大業間，號螺子黛」為「蛾子綠」的事實，益令人生相同之感。但我們也可以一樣的推想：「螺子」是指形狀，「青雀頭」與「蛾子綠」是指其色而言，雖然我們無法確實考定這幾種黛到底是什麼樣的，我覺得這個推想比硬

指「青雀頭黛」卽是「螺子黛」較爲合理。降至隋唐時代，我們纔見到「螺子黛」的明文記載。大業拾遺記云：「煬帝幸江都……殿脚女爭效爲長蛾眉。司宮吏日給螺子黛五斛，號爲蛾綠。螺子黛出波斯國，每顆值十金。後徵賦不足，難以銅黛給之。」顏師古之說（見隋遺錄卷上）與杜寶同，僅多「獨（吳）絳仙賜螺黛不絕」一語。又唐馮藝的南部烟花記也有相同的記載，不過較簡略而已。他說：「煬帝宮中爭畫長蛾，司宮吏日給螺子黛五斛，出波斯國。」據這幾個人的話看來，可知螺子黛的消費，以隋大業時代爲最巨。而這幾個人卻都異口同聲說螺子黛出波斯國。更證以洪希文，邱吉的詩句，愈加來得的確。洪詩云：「更費波斯黛點螺，」邱詩云：「病來眉淡波斯黛；」則螺子黛非華土的國產，已無疑義。据杜顏二氏之說，螺子黛在大業時代，每顆已值十金，据清人陸次雲之說，則清時價值已增加百倍之多。他說：「螺子黛每顆價值千金，」其名貴洵屬可驚！依陸氏之說，則螺

子黛的產地並不是波斯的本土，而是他的屬地蘇門答刺。此地漢時謂之條支，唐時服屬於波斯及大食。按此國在漢唐兩代，便曾朝貢，則「螺子黛」從波斯人手輸入中國，固無可疑，其所以盛行於隋唐之世，也就事出有因，而漢宮已有螺子黛，也從此得到一個或然的旁證了。不過漢時雖已通西域，但關係究遠不及隋唐時代的繁密，所以牠在漢時縱然是有，也遠不及隋唐時應用之廣。

然而如此珍貴的修飾品，並且得之不易，無論如何也不會從貴族的手罇流入民間的。窮奢極侈的隋宮，尚且要「難以銅黛給之」，一則螺子黛的供給不廣，就可以想見了。「銅黛」是什麼呢？我雖然不很確實知道，但由推考，大約怕是銅莠罷。但是「銅黛」雖然比外來的螺子黛較為易得而價廉，究非民間所能常用的。一般小百姓的小兒女，除了仍沿用我國土產的石墨之外，不得不再絞腦汁去發明更廉價的代用品。較消極一點的辦法，便為後周靜帝禁人用黛，而改畫「黃眉」。

但「黃眉」雖是一時所尙的新粧，到底不符合自來的眉峯美的理想，且不投合種族固有的嗜好。恰好烟墨的製法，到了這個時代不但很進步，抑且很普遍，故我們在宋人的筆記上，便見到以烟墨畫眉的記載。例如宋陶穀清異錄云：「自昭哀來，不用青黛掃拂，皆以善墨火煨染指，號薰墨變相。」宋時名妓瑩姐，雖以善畫眉而得「眉史」的徽號，也只是用煤墨來做修眉的質料，故當時「細宅眷而不喜瑩者，謗之爲膠煤變相。」按墨的發明，在紙筆之後，漢代尙以石墨磨汁以書。至魏晉間始有人拿漆烟和松煤製墨，謂之「墨丸。」唐以後，墨的製造着着進步，至宋而燦然大備，故以墨畫眉，雖肇端於魏晉之間，卻至唐末宋初才普遍盛行。然而畫眉的烟墨到底是一種美的修飾品，與書寫用的實用品，製作上當然要有精粗之別。我們很欣幸，事林廣記的作者（未詳其名氏）把畫眉墨的製法，給我們留下一條很詳明的記載。這種墨，因其專供鏡台之用，故時人特給牠起一個香豔的名

稱，叫做「畫眉集香丸」。牠的製法，據說是用「真麻油燈一盞，多着燈心搓緊；將油盞置器水中焚之，覆以小器，令烟凝上，隨得掃下。預於三日前，用腦麝別浸少油，傾入烟內和勻，其黑可逾漆。一法旋煎麻油燈花用，尤佳。」（據永樂大典所引。）若論色澤，這種人工製作品，也許不及天產的石黛的鮮豔，且深淺由人——「畫眉集香丸」只可畫黑眉，不能作翠眉，綠眉，這是可以推想得到的——但論到製作手續的繁複，卻不能不承認比單純利用自然產物進步得多了。

還有比「畫眉集香丸」價更廉而用更廣的畫眉修飾品，這在明時有杉木炭末。疑耀論周靜帝時的黃眉墨粧，因而連帶說到當時（明代）的風尚道，「墨粧卽黛。今婦人以杉木炭研末抹額，卽其制也。……一說黑粉亦以飾眉。」張萱雖然單言抹額而未明言飾眉，但杉木炭末既可施於額，不消說也可施於眉。作者在北方的時候，曾細心考察過時下婦女修眉的方法，從而得知有幾種東西，與明代

很相類，而爲她們所通用的。第一種方法很簡單，這就是擦燃一根洋火，讓牠延燒到木枝，才把牠吹滅，即拿來畫眉。這個方法果然是簡單極了，但洋火要選牌子好的，並且畫得不調勻，色也不能耐久，要時時添畫上去。第二種方法稍爲複雜一點，也是利用洋火的烟煤，但不是直捷利用，卻先取一隻瓷質的茶杯，杯底朝下，承於燃亮的洋火之上，讓牠的烟煤薰於杯底。這樣連燒幾根洋火，杯底積了相當的烟煤，然後取畫眉筆或小毛刷子（狀如牙刷，但比牠小）蘸染杯底的烟煤，對鏡細描於眉間。第三種方法卻不用洋火枝而改用老而纖柔的柳枝兒，據說畫在眉峯，黑中微現綠痕，比洋火好看多了。用法照上述第一二種都可以，假如用第一法的話，卻要把燒過的那一端削得像鉛筆一般，才好畫呢。最後一種方法，據說是到藥材鋪買一種叫做「猴薑」的藥，回來煨研成末，才用小筆或小毛刷描畫眼眉。昔人每云，「南朝金粉，北地胭脂，」彷彿北方女子就只曉得調脂似的。其實畫眉也

是北女的「拿手好戲」，其藝術的講究與高明，遠出於南方女子之上，南邊的女子，就只曉得用墨畫眉；更精確點，該當說「塗」眉，並且多半只曉得塗狼藉的闊眉，不會畫纖柔細長的蛾眉，叫人見了只有笑的工夫，沒有美的感覺。

現在疑而未決的，就只有黛的色彩到底是怎樣的一個問題。既知畫眉石卽是質浮理膩的石墨，亦卽是古代文人所盛稱的石黛，那麼，黛之色素爲黑，原是不消說得的。而楚辭「粉白黛黑」自是最真切的描寫，後人稱粉黛爲「粉墨」，也是很切當的說法。後世卻怎麼硬把黛「黑」變爲「黛綠」呢？關於這個疑問，我們的大詩人蘇軾卻有一個很奇妙的解答，他說，「粉白黛綠者，係尹夾宅中狐狸紂干之流，愿（指李愿，按此係就韓愈送李愿歸盤谷序「粉白黛綠者，列屋而閑居」一語發揮，故云）以道眼看破，方變黑爲綠字」（見答王定國書）然而見黛爲綠，自昔已然，如楚辭有云，「蛾眉曼綠」，曹元寵夜歸曲有「吳妝秀色攢眉

綠」……諸如此類的例，可舉者甚多，難道這一班人都是能以道眼看破嗎？未必然也。此外還有「翠」眉，「玄」眉，「青」黛眉等，當然也不是「以道眼看破」狐狸之相，方變黑爲這些色彩的。要解釋這個疑團，當知黛與青相類，都是一種元色，其色彩每隨其濃度的深淺而異樣。極深色的黛，與淺黑色實在差不了多少，這種色彩，彷彿今之所謂「墨綠」，實介乎黑與綠之間。我們又知道綠色本來含有藍（青）與黃兩種色素，如果青的色素很強，便成爲近於黑的「玄」色；稍爲輕一點，便成爲蔚藍的蒼，再輕一點，便成爲仲冬的松柏和深春的樹林那種「翠」色。反之，如果讓黃的色素凌駕了青的色彩，那便顯出碧綠的色彩來了。所以黑，玄，蒼，青，翠，綠等色彩，其實只是色素的深淺濃淡的變化，而黛眉之所以有「墨眉」，「玄眉」，「青黛眉」，「翠眉」，「綠眉」等等的式樣，其實也只是畫時着色的深淺濃淡的多樣變化而已。

合 卺

黃華節

合卺，俗稱「飲交盃」，又謂之「飲交杯酒」，這是最古遠最流行的結婚儀注之一。究竟這種禮節創始於何時，今已不得而確考，但「合卺」二字，早見於我國最古的禮書儀典，則其「流源」的長遠，就可想見。例如禮記昏義說：「……婦至，壻揖婦以入，共牢而食，合卺而醕，所以合體同尊卑，以親之也。」又說：「共牢而食，合卺而醕。」注家謂：「共牢是同一牲醴；合卺是取一瓢斷爲兩杯以酌酒，醕飲酒也。」質言之，共牢合卺，是新婚夫婦同進飲食之謂；其所以同一牲，共一瓢，據左說謂：「所以合體同尊卑。」儀禮士昏禮雖無「合卺」的明文，但婦初到男家，也有對筵共爵的儀注，並是也是用卺而飲。士昏禮對於這些繁文瑣節，敘述甚詳。牠